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 二拍精华

随文注音注释 无障碍阅读

(明)凌濛初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 二拍精华

随文注音注释 无障碍阅读

(明)凌濛初 著  
李畔 秦曰龙 注释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拍精华 / (明) 凌濛初著. —郑州 :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3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ISBN 978-7-5645-2165-3

I . ①二… II . ①凌… III . ①话本小说—小说集—中国—明代 IV .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7236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40号

邮政编码：450052

出版人：王 锋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23

字数：560千字

版次：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

书号：ISBN 978-7-5645-2165-3

定价：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 【前言】

李晔、秦曰龙

“二拍”作者为明末清初的凌濛初，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收录的作品，或者是辑录宋元明以来旧本，或者是依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是在说唱艺术基础上，经过文人整理加工到文人独立创作的结晶。它与明代冯梦龙整理、编订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并称“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 凌濛初和“二拍”

凌濛初，生于1580年，卒于1644年，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遐厔（dàn），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和雕版印书家。

据《浙江通志》记载，凌家祖先世代为官。祖父凌约言，是嘉靖十九年进士，叔父凌稚隆，父亲凌迪知，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他的父叔辈从事编刻事业，为当时颇富盛名的书刻家。凌濛初十二岁时入学为补弟子员，屡试不中。十八岁补廪膳生，以后科场一直不顺利，五中副车（乡试的副榜贡生），郁郁不得志。五十五岁时，以副贡授上海县丞，管理海防事务，任职期间曾经清理盐场积弊，颇有政声。崇祯十五年（1642），六十三岁擢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廉政清明，离任前“卧辙攀辕，涕泣阻道者，踵相接也”。时值李自成起义，清将何腾蛟备兵于淮、徐一带，慕凌濛初才名，征于幕下。凌濛初进献“剿寇十策”，后来又趁农民军新败之机，单骑入农民军劝说接受招安，立下功劳，授为楚中监军金事。凌濛初未赴任，仍留驻房村。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进逼徐州，凌濛初在房村被李自成军包围，拒绝投降，忧愤吐血而死，享年六十五岁。凌濛初才华横溢，一生著述颇多，小说、诗歌、戏剧、传奇、文学评论、史传、戏曲等领域都有所涉及，而“二拍”最为著名。

《初刻拍案惊奇》出版于崇祯元年（1628），较《醒世恒言》晚一年，收录四十篇作品；《二刻拍案惊奇》刊于崇祯五年（1632），也收有作品四十篇，但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拍案惊奇》重复，而卷四十又是《宋公明闹元宵》的杂剧，故而，“二拍”实际收录拟话本小说七十八篇。与“三言”不同，“二拍”

的突出特点便是这些作品是为“肆中人”讲说故事需要而应制创作出来的。所述故事多半不是来自现实生活，但来源均有所本，只是作者做了很大程度的加工：“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二刻拍案惊奇序》），“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因此，“二拍”基本上已经是一部个人白话小说创作专集。相比较而言，凌濛初也是中国创作拟话本小说最多的一个作家。

## “二拍”的成就和局限

“二拍”所收录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涉及男女自由恋爱、商人、社会、官员等内容，基本上每章都要讲说一个道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描写了明代市民阶层的世情，反映了市民生活及其思想意识；有的是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还有许多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黑暗，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明代晚期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具体而言之：

首先“二拍”主要描写世情，但更多地突出了对社会弊病，尤其是对封建官吏的抨击、批判。如对封建统治阶级贪婪凶残、荒淫好色的暴露。在《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里，通过狰狞贪婪的杨金宪和狠心夺产的张廉生这两个形象，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阴险狠毒的本质。杨巡道为官时“又贪又酷，又不讲体面”，“除了银子，再无药医的”；罢官回家后，“私下养着剧盗三十余人，在外庄听用，但是掳掠来的，与他平分”。本为云南廉生的张寅，为了独霸兄弟家产，曾送杨巡道五百两银子，讲好“若有不妥，不动分文”。由于削官，杨巡道不但没能替张廉生办成事，反而把银子窝回了老家，而且竟然把讨要银钱的张廉生主仆五人全都杀死。《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里写常州贪婪卑劣的柳太守，为胁取寺中收藏价值千金的白香山手抄金刚经，竟嘱盗诬攀某寺为窝藏盗犯之所，对住持多方迫害。《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中提点刑狱使者浑耀闻知住持法轮藏了他人宝镜发了财，为夺得宝镜，他用尽各种威逼手段，直至把住持活活打死。在《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中作者议论说：“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作者出于对贪官酷吏的愤恨，常常将贪官与盗贼相比评。这样的作品在以前的小说中较为罕见，很能反映出明末社会腐败的吏治现实。

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更是将讽刺的笔触指向了理学大师朱熹。小说讲述朱夫子居官时做下的两庄错案，在小民“多占”富户墓地案里主观行事，黑白颠倒；担任浙东提举时，睚眦计较，听说台州太守唐仲友讽刺自己不识字，怀恨在心，严刑拷打妓女严蕊，逼其招供与唐太守的奸情，但严氏女不肯信口诬蔑，拒不屈招。文中说：“后人评论这个严蕊，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与“大贤”、“正派”化身的“道学先生”对比鲜明。

其次，“二拍”里描写婚恋爱情的作品，蕴含了一些新的思想因素，对封建社会男性中心主义

进行了批判，对不道德的婚姻进行了贬斥，同时表达了“爱情婚姻生活中男女平等”的思想。

如《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描写刘翠翠和金定忠贞不渝的爱情。先是翠翠迫使父母放弃“门当户对”的习俗陈规和金定结合，后来翠翠被李将军虏去作妾，金定又历尽艰辛，找到了翠翠，却迫于将军权势，不得以夫妻相认，没奈何最后双双殉情。在凌濛初笔下，翠翠是一个天资聪颖、饱读诗书、轻财重情，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婚姻自主、具有一定反抗精神的妇女；而金定则聪明俊雅、知书达理、有情有义。两个人的结局固然悲伤，但二人对美好感情的痴情与赤诚，又让多少人为之叹息。而在《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中，讲述了满少卿富贵之后抛弃了原来妻子，最终得到报应，被焦文姬鬼魂活捉、七窍流血而死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对负心男子绝不同情的态度，寄寓着作者对旧时候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作者议论说：“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到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到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更是讲述了已婚女人可以进行二次选择的故事。《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中围棋高手周国能凭借高超的棋艺赢得美满婚姻，提出了志同道合为男女择偶标准的观点。这些恐怕都是当时民主主义思潮观念的反映。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里的女主人公，对父母从势利观点出发的悔盟迫嫁行为坚决抗争，终于实现了与心爱未婚夫结合的美好愿望。《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中，贾闺娘与孙小官相爱，却遭到母亲横加干涉，后来经过好笑的曲折，有情人终成眷属。《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图圄捷报旗铃》、《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等篇，并未对大胆追求幸福爱情、享受男欢女爱的女主人公视之以“荡妇”，而是倾注了同情与赞赏。“二拍”，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表现了尊重生命、尊重个性，反抗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自由的精神。

再次，许多作品正面描写了明代市民的商业活动，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利润、发财致富的社会愿望。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写商人泛海经商的故事。主人公文若虚，由于国内经商破产，在一次偶然和其他商人出海经商时，只竟然赚了八百多两银子。回来的路上，又在一个荒岛拣到珍宝，大发横财，成了一个大富商。联系明代中叶后商人要求开放“海禁”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明末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作品对商人到海外进取冒险的精神予以赞美。《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记载了陈大郎暖人饥寒，终有善报的故事。在该篇“头回”中，王生两次贩物被劫，使他对出外经商失去信心，但婶母却一再鼓励他：“不可因此两番，坠了家传行业”，最终贸易成功。《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写徽州商人程宰因经商失败，“怕归来受人笑话”而流落关外，后来为海神垂爱，先后通过囤积药材、丝绸和粗布发了大财，反映了商人的致富愿望。海神“人弃我堪取，奇赢自可居”的指点，表现了商人的精神世界和经营准则。这些对商人与商业活动描写的作品，视经商为正道，认为商人地位要高于文人，赞扬了人们通过勤奋挣钱、经

商致富，这些在之前的小说作品中实属少见，在重农轻商的封建社会里是一种进步，表现了明中叶后商品经济活跃，市民阶层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具有较为强烈的时代气息。

“奉劝世人行好事，到头原是自周全”的劝谕思想是贯穿“二拍”始终的精髓，如《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头回”中讲一个妇人受商人帮助救夫，在答谢商人一刹那，商人卧室墙倒的故事。要不是因为出来答谢妇人，恐怕商人就一命呜呼了。在《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等篇章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这种善有善报，奉劝世人多行善事的教谕在“二拍”展现的比较充分。

“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生活语言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白话语言通俗自然、活泼传神，叙事也较为生动有趣，富有生活气息。

就总体的艺术魅力而言，“二拍”比“三言”要逊色得多，其叙述重点在于讲故事，主要是寓社会教化于其中，说教倾向比较明显，故而没有塑造出“三言”中有血有肉的蒋兴哥、善良诚实的施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杜十娘、忠于爱情誓死靡它的妓女苏三等那么多的典型人物形象，对人物心理刻画也不够细致。有些作品，消极、落后的成分比较多，露骨的色情描写也比较明显，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思想也很突出。这是“二拍”的历史局限，需要我们在阅读时鉴别、批判的。

## “二拍”选注说明

作为一部以白话写作的较具影响力的通俗小说，“二拍”长期以来受到了读者关注，出现了数种普及性或研究性的译注本、选注本。本书以中华书局2009年简体横排尚友堂刊本为底本，辅助参考吉林大学图书馆藏万元楼本和同文堂本。我们从《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七十八篇白话小说中选取了适合青年读者阅读的较有代表性的四十一篇小说，进行了校勘，并对阅读有障碍的字、词进行了注音和注释。注音、注释主要参考了《汉语大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典》、《中华大字典》等语文工具书。特此说明。

2011年9月30日于杂而不实夯行斋

## 【 目 录 】

### 初刻拍案惊奇

第一卷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二
第二卷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一三
第三卷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二二
第四卷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二八
第五卷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三五
第六卷	酒下酒赵尼媢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四一
第七卷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五〇
第八卷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五七
第九卷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六四
第十卷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六九
第十一卷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七七
第十二卷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八六
第十三卷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	九三
第十四卷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一〇〇
第十五卷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一〇五
第十六卷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一二
第十八卷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九
第十九卷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一二七
第二十九卷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三五
第三十一卷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四六

## 二刻拍案惊奇

第一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一六二
第二卷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一七〇
第三卷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一八一
第四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一九一
第五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二〇三
第六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二一二
第七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二二一
第八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二二九
第九卷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	二三六
第十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二四七
第十一卷	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	二五五
第十二卷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二六五
第十四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千偿白镪	二七一
第十五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二八二
第十七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二九二
第二十三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三〇六
第三十五卷	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三一三
第三十六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三二一
第三十七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三二九
第三十八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三三七
第三十九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三四五

# 初刻拍案惊奇



## 第一卷

##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词曰：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pǔ，种植蔬菜、花果或苗木的园地，泛指园地）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古代以竹简记事，竹简为青色，故称史籍为“青史”）几番春梦（春天的梦，喻易逝的荣华、无常的世事），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bù，古代陶或青铜制容器，用以盛物）；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的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得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迷信传说中掌管世人命运的神曹）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人名）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僧人名）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形容俸禄极多，钟，古代最大容量单位，相当于六十四斗）？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蜗角，蜗牛的角，喻微小之地；蜗角虚名，喻指微不足道的空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于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纲常法度，借指对产业的经营管理、经营买卖，还可以指经纪人）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指经济宽裕）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绦，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躊躇跄踉（人物众多却进退有节、恭敬有礼的样子），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即“现”，现在的意思）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着，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宴数将满。

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诸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桃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日气，硬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们受用，倒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则个，语气助词，略表商量或委婉、解释的语气）。”一夜不睡。

次早起来，与儿子们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叫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即辉煌），三牲（祭祀供物，俗谓牛羊猪为大三牲，猪鱼鸡为小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老人的自谦词）偶因寒荆（谦称自己的妻子。荆，指折荆为钗，形容清贫）小恙买卜（请算命先生占卜算卦），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哪里来的。此皆神天福佑，故此买福物酬谢。今我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足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去，叫安童（小厮、童仆之意）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原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的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倒无了，原无的倒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指平地、地面）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的钱财，变成巨富。从来稀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慧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sup>①</sup>，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州县阊门（阊，chāng；阊门，城门名）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

<sup>①</sup>格：法式、规格，此指命相家所谓的格局与结构。

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出、文衡山、祝枝山拓（tà，即拓印，本指用纸摹印碑石或器物上的文字和花纹，此处为描摹之意）了几笔，便值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无赖，此指不务正业者），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却是，尚且）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原来北京历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非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精光，什么也不剩）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诌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要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日，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去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指学无专长的人），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的，也是快活。”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张大道：“好，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甚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所有，觉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谢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瞽（gǔ，失明、眼瞎、盲人、失明的人）目先生敲着“报君知”（算命的盲人用以招徕顾客的东西，用金属片制成，可以敲响）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财气，不是小可。”文若虚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哪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么资助？就资助得来，能有多少？便宜恁地财爻动？这先生也是混帐。”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喜欢。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日食之类，是在我们身上。”若虚称谢不尽，接了银子。张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开船了。”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

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筐（qié，小箱子）篮内盛着卖的：

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皲，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并诸家树，亦非李氏千头奴。较广似曰难况，比福亦云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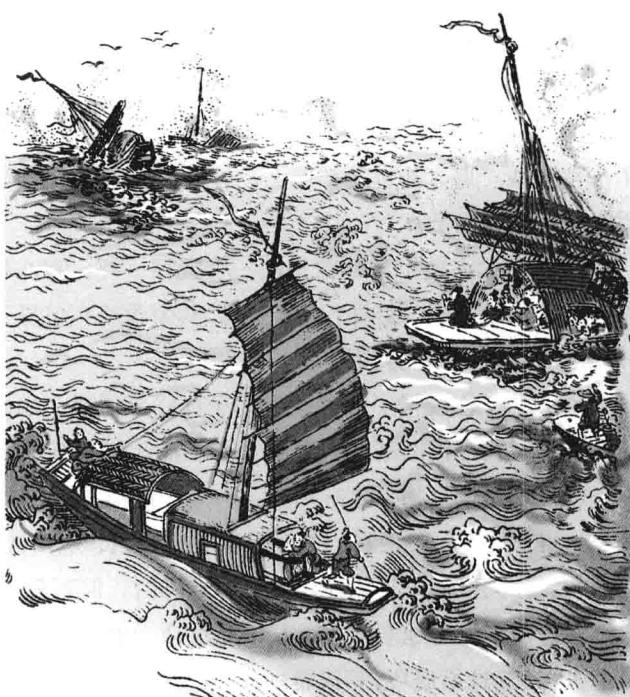
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颜色正同，香气亦同。止是初出时，昧（即“味”）略少酸，后来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篓，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也！”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

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

银涛卷雪，雪浪翻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

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钉了桩橛，下了铁锚，缆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原来是来过的所在，名曰吉零国。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歇宿落脚之处）、通事（相当于现在的翻译）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路径不熟，也无走处。

正闷坐间，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篓红橘，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莫不人气蒸烂了？趁着众人不在，看看则个。”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打开了篓看时，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将出来，都摆在艎板（即船板）上面。也是合该发迹，时来福凑。摆得满船红焰焰的，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问道：“是甚么好东西呵？”文若虚只不答应。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拣了出来，掐破就吃。岸上看的一发多了，惊笑道：“原来是吃的！”就中有个好事的，便来问价：“多少一个？”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船上人却晓得，就扯个谎哄他，竖起一个指头，说：“要一钱一颗。”那问的人揭开长衣，露出那兜罗锦红裹肚来，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了银钱，手



中等等看，约有两把重。心下想道：“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也不见秤秤，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只见那个人接上手，颠了一颠道：“好东西呵！”扑的就劈开来，香气扑鼻。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大家喝一声采。那买的不知好歹，看见船上吃法，也学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块塞在口里，甘水满咽喉，连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说：“我要买十个进奉去。”文若虚喜出望外，拣十个与他去了。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也有买一个的，也有买两个、三个的，都是一般银钱。买了的，都千欢万喜去了。

原来彼国以银为钱，上有文采。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其次人物，又次禽兽，又次树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银铸的，分两不异。适才买橘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所以欢喜。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与中国人一样。须臾之间，三停里卖了二停。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钱转来。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拿一个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卖了”。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四个钱买了二颗，口中晓晓说：“悔气！来得迟了。”旁边人见他增了价，就埋怨道：“我每（měi，词缀，用法同“们”，表示复数）还要买个，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买的人道：“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

正在议论间，只见首先买十个的那一个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奔到船边，下了马，分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不要零卖！不要零卖！是有的俺多要买。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克汗（kè hán，即可汗，古代柔然、突厥、蒙古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哩”。看的人听见这话，便远远走开，站住了看。文若虚是伶俐的人，看见来势，已瞧科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止剩五十余颗。数了一数，又拿起班来说道：“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不得卖了。今肯加些价钱，再让几颗去罢。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摸出钱来，另是一样树木纹的，说道“如此钱一个罢了。”文若虚道：“不情愿，只照前样罢了。”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这样的一个如何？”文若虚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样的。”那人又笑道：“此钱一个抵百个，料也没得与你，只是与你要。你不要俺这一个，却要那等的，是个傻子！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也不打紧。”文若虚数了一数，有五十二颗，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那人连竹篓都要了，又丢了一个钱，把篓拴在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见没得卖了，一哄而散。

文若虚见人散了，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有八钱七分多重。秤过数个都是一般。总数一数，共有一千个差不多。把两个赏了船家，其余收拾在包里了。笑一声道：“那盲子好灵卦也！”欢喜不尽，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

说话的，你说错了！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如此做买卖，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匹，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一发百倍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都是以货交兑。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才有利钱，若是卖他银钱时，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作了好价钱，分两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是买吃口东西，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我却只管分两，所以得利了。说话的，你又说错了！依你说来，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只换他低钱，岂下有利？反着重本钱，置他货物怎地？看官，又不是这话。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横财，带去着了手。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三五日不遇巧，等得希烂（即稀烂，极烂，破碎，腐坏到极点）。那文若虚运未通时卖扇子就是榜样。

扇子还放得起的，尚且如此，何况果品？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

闲话休题。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众人都惊喜道：“造化！造化！我们同来，到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也！”张大便拍手道：“人都道他倒运，而今想是运转了！”便对文若虚道：“你这些银钱此间置货，作价不多。除是转发在伙伴中，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带转去有大利钱，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无个用处。”文若虚道：“我是倒运的，将本求财，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今承诸公擎带（zhídài，即提携、照顾之意），做此无本钱生意，偶然侥幸一番，真是天大造化了，如何还要生钱，妄想甚么？万一如前再做折了，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众人多道：“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有的是货物。彼此通融，大家有利，有何不可？”文若虚道：“一年吃蛇咬，三年怕草索。说到货物，我就没胆气了。只是守了这些银钱回去罢。”众人齐拍手道：“放着几倍利钱不取，可惜！可惜！”随同众人一齐上去，到了店家交货明白，彼此兑换。约有半月光景，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他已自志得意满，下放在心上。

众人事物完了，一齐上船，烧了神福，吃了酒，开洋。行了数日，忽然间天变起来。但见：

乌云蔽日，黑浪掀天。蛇龙戏舞起长空，鱼查惊惺潜水底。艨艟泛泛，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岛屿浮浮，便似及不煞的几双水。舟中是方扬的米簸，舷外是正熟的饭锅。总因风伯大无情，以致篙师多失色。

那船上人见风起了，扯起半帆，不问东南西北，随风势漂去。隐隐望见一岛，便带住篷脚，只看着岛边使（即“驶”）来。看看渐近，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但见：

树木参天，草莱遍地。荒凉径界，无非些兔迹狐踪；坦迤土壤，料不是龙潭虎窟。混茫内，未识应归何国辖；开辟来，不知曾否有人登。

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锚，将桩橛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对舱里道：“且安心坐一坐，候风势则个。”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巴不得行路，却如此守风呆坐，心里焦燥。对众人道：“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众人道：“一个荒岛，有何好看？”文若虚道：“总是闲着，何碍？”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个个是呵欠连天，不肯同去。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只因此一去，有分教（也作“有分教”，旧小说惯用语，意指事态下一步发展的趋势）：

十年败壳精灵显，一介穷神富贵来。

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时长，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便双脚走不动，也拄个拐儿随他同去一番，也不在的。

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偏要发个狠板藤附葛（即“攀葛附藤”，原比喻拉拢关系，趋附权势），直走到岛上绝顶。那岛也苦不甚高，不费甚大力，只是荒草蔓延，无好路径。到得上边打一看时，四望漫漫，身如一叶，不觉凄然吊下泪来。心里道：“想我如此聪明，一生命蹇（jiǎn，不顺利、困难、困厄）家业消亡，剩得只身，直到海外。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中，知他命里是我的不是我的？现在绝岛中间，未到实地，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正在感怆，只见望去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看，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大惊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世人哪里曾看见？说也

不信的。我自到海外一番，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今我带了此物去，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与人看看，省得空日说着，道是苏州人会调谎（diào huǎng，即说谎）。又且一件，锯将开来，一盖一板，各置四足，便是两张床，却不奇怪！”遂脱下两只裹脚接了，穿在龟壳中间，打个扣儿，拖了便走。

走至船边，船上人见他这等模样，都笑道：“文先生哪里又跎（tuó，背负）跑了纤来？”文若虚道：“好教列位得知，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众人抬头一看，却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床。吃惊道：“好大龟壳！你拖来何干？”文若虚道：“也是罕见的，带了他去。”众人笑道：“好货不置一件，要此何用？”有的道：“也有用处。有甚么天大的疑心事，灼他一卦，只没有这样大龟药。”又有的道：“医家要煎龟膏，拿去打碎了煎起来，也当得几百个小龟壳。”文若虚道：“不要管有用没用，只是希罕，又不费本钱便带了回去。”当时叫个船上水手，一抬抬下舱来。初时山下空阔，还只如此：舱中看来，一发大了。若不是海船，也着不得这样狼狈东西。众大家笑了一回，说道：“到家时有人问，只说文先生做了偌大的乌龟买卖来了。”文若虚道：“不要笑，我好歹有一个用处，决不是弃物。”随他众人取笑，文若虚只是得意。取些水来内外洗一洗净，抹干了，却把自己钱包行李都塞在龟壳里面，两头把绳一绊，却当了一个大皮箱子。自笑道：“兀的不眼前就有用处了？”众人都笑将起来，道：“好算计！好算计！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

当夜无词。次日风息了，开船一走。不数日，又到了一个去处，却是福建地方了。才住定了船，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旧时居于买卖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取佣金的人），攒将拢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个不住。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其余的也就住了。

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大酒店中坐定。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连忙先发银子，唤厨户包办酒席几十桌。吩咐停当，然后踱将出来。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姓个古怪姓，是玛瑙的“玛”字，名叫玛宝哈，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不知有多少万数本钱。众人走海过的，都是熟主熟客，只有文若虚不曾认得。抬眼看时，原来波斯胡住得在中华久了，衣服言动都与中华不大分别。只是剃眉剪须，深眼高鼻，有些古怪。出来见了众人，行宾主礼，坐定了。两杯茶罢，站起身来，请到一个大厅上。只见酒筵多完备了，且是摆得济楚（整齐鲜明的样子）。原来旧规，海船一到，主人家先折过这一番款待，然后发货讲价的。主人家手执着一副法浪菊花盘盏，拱一拱手道：“请列位货单一看，好定坐席。”

看官，你道这是何意？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船上众人，货物贵的贱的，多的少的，你知我知，各自心照，差不多领了酒杯，各自坐了。单单剩得文若虚一个，呆呆站在那里。主人道：“这位老客长不曾会面，想是新出海外的，置货不多了。”众大家说道：“这是我们好朋友，到海外要去的。身边有银子，却不曾肯置货。今日没奈何，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文若虚满面羞惭，坐了末位。主人坐在横头。饮酒中间，这一个说道我有猫儿眼多少，那一个说我有祖母绿多少，你夸我退。文若虚一发默默无言，自心里也微微有些懊悔道：“我前日该听他们劝，置些货物来的是。今在有几百银子在囊中，说不得一句说话。”又自叹了口气道：“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今已大幸，不可不知足。”自思自忖，无心发兴吃酒。众人却猜掌行令，吃得狼藉。主人是个积年（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来，不好说破，虚劝了他几杯酒。众人都起身道：“酒勾（即“够”）了，天晚了，趁早上船去，明日发货罢。”别了主人去了。